



胡豆花开的季节

□李渝楠

家乡在梁平，房前屋后种满了蓬勃生机的胡豆。春天来临，白色的胡豆花朵朵盛开，微风轻拂，那花像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微微点头，笑脸迎风。

离家不远有一口井，是当年农田改造的产物，井里有许多鱼虾。每次路过，我都要去看看。人一去，鱼儿就特别兴奋，围在水边，探出小脑袋和我们打招呼。手一伸，鱼儿便飞快地游走了。我与弟弟常去那里寻找童趣。

我有两个弟弟，一个三岁，聪明可爱，一个六岁，机灵调皮，都喜欢到井边玩耍。不幸的是，三岁的弟弟永远地留在了清澈的水井里。

记得那是一个黄昏的下午，妈妈牙疼，躺在床上休息，关上门，让我们在家里玩耍。见妈妈睡着了，我便偷偷带着伙伴们去田坎上摘胡豆花，弟弟也跟来了。

我们在胡豆花里穿梭，吃着胡豆花，

而忘了弟弟的存在。半晌后，妈妈醒了见家里没人忙出门，见我后问：“弟弟呢？”这时我才想起，于是我们开始呼喊，当妈妈赶到家门口时，在那口井里看见了弟弟浮在水里。妈妈撕心裂肺地哭着，地动山摇地呼喊着弟弟的名字，可再也听不见弟弟稚嫩的回应。

我记恨曾带给我童趣的那口井，扼杀了一个幼小的生命。我也在那个无风的日子，把悲伤的心留在了那个胡豆花开的季节。

那段至暗时刻，全家都在悲伤中度过。当听到爸爸妈妈商量再要一个孩子时，我高兴得一夜未眠。

一年多以后，我们家迎来了新成员，小弟弟诞生了。他胖乎乎的脸蛋，白白的肤色，悦耳动听的哭声。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弟弟，一定替妈妈照顾好弟弟。

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妈妈忙于农活和教书，我就忙着分担家里的一切，照顾弟弟，帮他洗澡、洗衣服、做饭，陪他一起玩耍。夏天蚊子多，我点好蚊香，把刚洗完



爸爸的工厂搬到重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后来弟弟考上了大学，我也进了医院，成了一名白衣天使。

转眼几十年过去，弟弟工作结婚生子，弟媳妇也漂亮贤惠。弟弟27岁那年，被提拔为公司技术部部长，成了公司最年轻的骨干。

每到胡豆花盛开的时节，我依然会想起当年的那个三岁的弟弟，他那可爱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三岁弟弟的生命如流星划过夜空，短暂而璀璨，脆弱却炽热，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胡豆花开的季节。那些花朵，仿佛是大自然为我编织的思念之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淡淡的香味，仿佛是弟弟熟悉的气息，萦绕在我身旁。又宛如弟弟轻盈的脚步，走向我，向我招手，轻声细语地说：“姐姐，别难过，你看这世界多美！”

春天又来了，胡豆花依然盛开。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评论家协会会员)

澡的弟弟放在凉板上，在院坝里乘凉。妈妈也从阴霾里走了出来，给我们唱歌，“手拿碟儿敲起来”的歌声是那么动听，我拍着手，弟弟咿咿呀呀地手舞足蹈。看着天上的星星，吹着晚风，在妈妈的歌声中，我们悄然进入梦乡……

从弟弟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命便紧紧相连，开启了一段独一无二的姐弟情深之旅。

儿时的我们，是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伙伴。弟弟像个小跟班一样跟在我身后，好奇地探索这个世界。我们在田野里追蝴蝶、捉蜻蜓、玩迷藏，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简单而快乐。

童年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1985年，

现在的时光

□李晓

有很多人活在对明天的希望里、对未来的期许中，这本来无可厚非，如果人活着没有希望，没有憧憬，生活是多么的荒芜。

但过多地寄希望于明天，期许于未来，有时也会辜负当下热气腾腾的生活。

30年前的某一天，我对新婚妻子许诺，当我们50岁时，我们要走遍每个省份的名山大川。而今，过了那个许诺的年龄，我和妻子还在尘土里求生活，常常感觉生活就如一张布，大多只裁剪成很小的一段来缝制快乐欢喜，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成了擦拭生活污垢的抹布。

10年前，朋友老吕还是一个单位的头儿，他曾对我说过，等退休以后，带上父母去环游祖国的山山水水。8年前，老吕的父亲突然撒手人寰。在灵堂，老吕抱住我失声痛哭，后悔没带上父亲去实现他早年的心愿。

4年前，老吕提前从单位退下来，带上母亲去游了很多名山大川。老吕感叹：“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把人生计划过多地寄希望于未来，因为未来具有神秘性、不可预测性，往后的日子有时是虚空，眼下的生活才真实。”老吕害怕有一天，等不及带着母亲去旅游，会留下终身遗憾，所以他就提前履行了自己的出游计划。

我们小区有一对夫妻，为了孩子，在

学校附近陪读，租的房间太小，丈夫就睡地铺。他在学校附近摆个小摊，支撑着孩子读书的费用。后来，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可父亲却落下了一身的病根。他说，等儿子研究生毕业，他要买一套房子，好好安度晚年。

普天之下，有多少这样的父母，为了孩子的未来，长年累月地委屈着自己，压抑着自己，难受着自己，在对孩子未来的期许里、眺望中，渐渐老去。

有一天看到单位一个同事按住胸口咳嗽，他叹息，前几年，他还洗冷水澡，可以一口气爬上山顶。这些年，身体似乎被透支了，说老就老了。他突然感觉，自己真的被岁月打败了，心态开始平和下来。以前他总觉得，凭自己的健壮体魄，一定能抵抗岁月的侵蚀。到了今天，只有与它握手言和，似乎还带着讨好的表情。

多年前，一群人梦想做着详细规划，20岁、30岁、40岁、50岁做什么。去年的一天，他们再度聚会，发现那些梦想大多没有实现。在为梦想奋斗燃烧的过程中，岁月发生了太多变故。一个梦想开军舰的人，现在是货车司机。一个梦想拥有千万钱财的人，在一场生意中赔得血本无归。而今的他，摆一水果摊，安安心心过平淡日子。

父亲希望儿子按照自己设想的道路

前行，却发生了南辕北辙的事。老梁就是这样，儿子有绘画天赋，他期许儿子将来成为一名画家，便精心培养，用心浇灌。可后来，儿子却成了一个流浪歌手，用一把琴唱遍大江南北，把老梁急得抓狂。有一天儿子带着一个清瘦高挑的女子回家：“爸，我给您带了儿媳回家。”儿子还说：“爸，我觉得这种生活幸福。”老梁似乎懂了，从此不再干扰儿子的生活。老梁的儿子也不再过流浪生活，成立了文化公司。他对我说：“叔啊，我看见爸的白发发那么多，我得守多守在爸爸身边。”没有漂泊的经历，老梁的儿子也不会有这样的选择。

比生活更强大的，还是岁月本身。有时毫无理由地就把我们对未来过多的期许打败了，还一败涂地。那么，我们该明白的，还是这样很简单的道理，积极活在当下，珍惜一饭一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我是一片落叶(歌词)

□杨伟智

秋风催促的季节
我便成了一片落叶
果实已经熟了
只好悄悄告别
面对新的轮回
不恋高枝优越
绽放金黄的色彩
去装点那莽山大野

暖意拂过的春夜
我收到了一份请帖
万物已经醒了
春阳把我迎接
这是爱的召唤
落叶向往新叶
传递春光的热忱
向春天道一声感谢

轻轻飘向大地
我是一片落叶
告别就是重生
情爱一样真切
想啊盼啊
落叶何时变成绿叶

静静仰望天空
等待春雷炸裂
春雪化作春水
滋养新绿世界
想啊盼啊
落叶重生又是绿叶
(作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重庆地铁

□石子

我在地心的岩层里奔驰
我想把地心里的一万吨黑拖出来
给山城的岩层点亮一千万颗星星

我在山城的楼群中奔驰，把速度送给高楼
每一幢高楼都是我的家，忙忙碌碌中
每一次回家，只歇息片刻

我在鸟翅上奔驰，成为鸟的伙伴
我飞到哪里，鸟儿就跟到哪里
我要像鸟儿一样，射向前方的太阳

我在花朵的头上奔驰
桃花林、樱花林是我喊醒的
我就是那一系列奔向春天的列车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主席)

春天的羊儿溪

□周廷发

身旁小草上。它的薄翼折射着水光，像两片会呼吸的琉璃，直到对岸传来牧童的口哨声，才惊惶地遁入菖蒲丛中。

清明前后，雨水变得绵密起来。溪水漫过石桥时，总有些呆头呆脑的鲫鱼卡在桥洞青苔里。放纸鸢的孩童赤脚蹬水，脚蹼沾满新泥与草籽。我坐在老杏树下缝补渔网，看他们追着蝴蝶形状的纸鸢跑过田埂。杏花落在未补完的网眼上，倒是春天故意留下的针脚。

谷雨那日，我在溪畔遇见采桑的玉翠。她鬓角别着朵粉紫的二月兰，竹篓里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声，竟与溪水摩挲卵石的声音叠成了和弦。我们踩着露出水面的石碇过河时，她裙裾扫落的露水惊醒了睡莲，那些闭合的蓓蕾次第绽放，恍若有人在水面撒了把会开花的星辰。我远远地看着玉翠离去的背影，仿佛她就是春天的精灵，可爱、清新、活泼，在我的眼眸中像彩蝶一样，一点、一点、一点消失！我随意捡起一个小石片，朝溪水掷去，那薄薄的石片，仿佛有了春的灵光，在水面如蜻蜓般掠过，溅起一串串欢快的浪花。

推开木窗，满溪都是载着落花的春

水。上游漂来的柳叶像一尾尾碧玉雕成的小舟，偶尔撞上溪石打个漩儿，又继续载着阳光向远方漂流。昨夜我在灯下读《茶经》，忽听得窗外蛙声如沸。掌灯去看，但见月光下的溪面银鳞闪烁，原来万千蝌蚪正摆着黑绸尾旗，向着星辰启航。

这溪水从深山里来，往长江里去。它记得每朵桃花的生辰，收藏过所有燕子的倒影。有时我蹲在青石边淘米，看水纹在指缝间织出瞬息万变的锦缎，便觉得整个春天都在掌心流淌。那些被溪水浸润过的光阴，终将带着草木的私语，去往更辽阔的远方。

春天送来的浪漫，在小溪的两岸变成了时光，成了无数人追逐春天的脚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立春后的第一场雨，浇湿檐角的冰霜，开始滴水。我裹着棉袄推开门窗，发现门前那棵歪脖子柳树抽出了鹅黄芽苞。羊儿溪的溪水在雾霭下汨汨流动，像是憋了整个寒冬的孩子，正用春的指甲轻轻挠着水面，朦胧的水面就有了一圈一圈的波纹，轻轻荡开，好不惬意。

二月初二那天，溪水突然在黎明前炸开萌动。我披衣推窗时，正撞见银链似的水流推着浮物，把两岸的枯草都润成了青灰色。河滩上的鹅卵石个个顶着水珠，仿佛刚从蛋壳里孵出来的雏鸟。河的上方，刘家媳妇蹲在青石板上浣衣，木杵声惊起苇草丛里的野鸭，扑棱棱掠过水面时，翅膀尖儿扫碎了整条溪流的雾岚。

等到柳絮开始飘飞，河湾处的野桃树便开疯了。那些粉白的花瓣像被风揉碎的云絮，落在水面就成了游鱼的腮红。我常挎着竹篮去采清明菜，穿过灼灼桃林，在溪畔的沙石地上，寻觅那嫩绿的、乳白色的、绿茸茸的软芥(清明菜)，苍滑的溪石间总能遇见老牛啃噬青草与饮水。它琥珀色的瞳孔里映着整片天空，青草从嘴角漏下来，掉进溪水就化作一尾尾游动的翠影。

三月中旬，空气里开始飘荡着槐花的甜香。溪岸的蒲公英撑开银伞，蝴蝶翅膀掠过时，绒毛便追着风跑成漫天风流。那天我蹲在溪边洗侧耳根，忽然有蜻蜓停在